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話本 – 照世杯 卷三 走安南玉馬換猩絨

百年古墓己為田，人世悲歡隻眼前。日暮子規啼更切，閒修野史續殘編。

話說廣西地方與安南交界，中國客商，要收買丹砂、蘇合香、沉香，卻不到安南去，都在廣西收集。不知道這些東西是安南的土產，廣西不過是一個聚處。安南一般也有客人到廣西來貨賣。那廣西牙行經紀，皆有論萬家私，堆積貨物。但逢著三七，才是交易的日子。這一日叫做開市。開市的時候。兩頭齊列著官兵，放炮吶喊，直到天明，才許買賣。這也是近著海濱，恐怕有奸細生事的意思。市上又有個評價官，這評價官是安撫衙門裡差出來的。若市上有私買私賣，緝訪出來，貨物入官，連經紀客商都要問罪。自從做下這個官例，那個還敢胡行？所以，評價官是極有權要的。名色雖是評價，實在卻是抽稅。這一主無礙的錢糧，都歸在安撫。

曾有個安撫姓胡，他生性貪酷，自到廣西做官，不指望為百姓興一毫利，除了毫害，每日只想剝盡地皮自肥。總為天高聽遠，分明是半壁天子一般。這胡安撫沒有兒子，就將妻姪承繼在身邊做公子。這公子有二十餘歲，生平毛病是見不得女色的，不論精粗美惡，但是落在眼裡就不肯放過。只為安撫把他關禁在書房裡，又請一位先生陪他讀書。你想曠野裡的獼猴，可是一條索子鎖得住的？況且要他讀書，真如生生的逼那獼猴妝扮李三娘挑水，鮑老送嬰孩的戲文人。眼見得讀書不成，反要生起病來。安撫的夫人又愛惜如寶，這公子倚嬌倚癡，要出衙門去玩耍。夫人道：「只怕你父親不許。待我替你講？」早是安撫退堂，走進內衙來。夫人指著公子道：「你看他面黃肌瘦，茶飯也不多吃，皆因在書房內用功過放。若再關禁幾時，連性命都有些難保了。」安撫道：「他既然有病，待我傳官醫進來，吃一兩齊藥，自然就好的。你著急則甚？」公子怕露出馬腳來，忙答應道：「那樣苦水，我吃他做甚麼？」安撫道：「既不吃藥，怎得病好哩？」夫人道：「孩子家心性原坐不定的。除非是放他出衙門外，任他在有山水的所在，或者好寺院裡閒散一番，自然病就好了。」安撫道：「你講的好沒道理。我在這地方上，現任做官，怎好放縱兒子出外玩耍？」夫人道：「你也忒糊塗，難道兒子面孔上貼著安撫公子的幾個字麼？便出去玩耍，有那個認得，有那個議論？況他又不生事的。你不要弄得他病久了，當真三長兩短，我是養不出兒子的哩。」安撫也是溺愛，一邊況且夫人發怒，只得改口道：「你不要著急，我自有一個道理。明朝是開市的日期，吩咐評價官領他到市上，玩一會就回。除非是打扮要改換了，才好掩人耳目。」夫人道：「這個容易。」公子在旁聽得眉花眼笑，撲手跌腳的，外邊喜歡去了。」正是：

意馬心猿控不住，郎君年少總情迷。

世間溺愛皆如此，不獨偏心是老妻。

話說次日五更，評價官奉了安撫之命，領著公子出轅門來，每人都騎著高頭大馬。到得市上，那市上原來評價官也有個衙門。公子下了馬，評價官就領他到後衙裡坐著，說道：「小衙內，你且寬坐片時，待小官出去點過了兵，放炮之後，再來領衙內出外觀看。」只見評價官出去坐堂。公子那裡耐煩死等？也便隨後走了出來。此時天尚未亮，滿堂燈炬照得如同白日，看那四圍都是帶大帽、持槍棍的，委實好看。公子打人叢全擠出來，直到市上，早見人煙湊集家家都掛著燈籠。公子信步走去，猛抬頭看見樓上一個標緻婦人，憑著樓窗往下面看，便住腳，目不轉睛的瞧個飽滿。你想，看人家婦女，那有看得飽的時節？總是美人立在眼前，心頭千思萬想，要他笑一笑，留些情意，好從中下手。卻不知枉用心腸，像餓鬼一般，腹中越發空虛了。這叫做飽眼肚中飢。公子也這樣呆想。那知樓上的婦人，他卻貪看市上來來往的，可有半些眼角稍幾留在公子身上麼？又見樓下一個後生，對著那樓上婦人說道：「東方發白了，可將那幾盞燈挑下來吹熄了。」婦人道：「燭也剩不多，等他點完了罷。」公子乘他們說話，就在袖裡取出汗巾來。那汗巾頭上係著一個玉馬，他便將汗巾裹一裹，擲向樓上去。偏偏打著婦人的面孔，婦人一片聲喊起來。那樓下後生也看見一件東西在眼中幌一幌，又聽得樓上喊聲，只道那個拾磚頭打他。忙四下一看，只見那公子嬉笑一張嘴，拍著手大笑道：「你不要錯看了那汗巾，裡面裹著玉馬哩！」這後生怒從心上，惡向膽邊，忙去揪著公子頭髮，要打一頓。不提防用得力猛，卻揪著了帽子，被公子在人叢裡一溜煙跑開了。後生道：「便宜這個小畜生！不然打他一個半死，才顯我的手段。」拿帽在手，一徑跑到樓上去。婦人接著笑道：「方才不知那個涎臉，將汗巾裹著玉馬擲上來。你看這玉馬，倒還有趣哩。」後生拿過來看一看，道：「這是一個舊物件。」那婦人也向後生手裡取過帽子來看一看，道：「這是那裡得來的？上面好一顆明珠。」後生看了，驚訝道：「果然好一顆明珠。是了，是了！方才那小畜生不知是那個官長家的哩！」婦人道：「你說甚麼？」後生道：「我在樓下見一個人瞧你，又聽得你喊起來，我便趕上去打那一個人。不期揪著帽子，被他脫身走去。」婦人道：「你也不問個皂白，輕易便打人。不要打出禍根來。便由他瞧得奴家一眼，可有本事吃下肚去麼？」後生道：「他現在將物件擲上來，分明是調戲你。」婦人道：「你好呆，這也是他落便宜，白送一個玉馬，奴家還不認得他是長是短，你不要多心。」正說話間，聽得市上放炮響，後生道：「我去做生意了。」正是：

玉馬無端送，明珠暗裡投。

你道這後生姓甚麼？原來叫做杜景山。他父親是杜望山，出名的至誠經紀，四方客商都肯來投依，自去世之後，便遺下這掙錢的行戶與兒子。杜景山也做人乖巧，倒百能百乾，會招攬四方客商，算得一個克家的肖子了。我說那樓上婦人，就是他結髮妻子。這妻子娘家姓白，乳名叫鳳姑，人材又生得柔媚，支持家務件件妥貼，兩口兒極是恩愛不過的。他臨街是客棧，一向堆著貨物。這日出空了，鳳姑偶然上樓去，觀望街上，不期撞著胡衙內這個禍根。你說，惹了別個還可，這胡衙內是活太歲，在他頭上動了土，重則斷根絕命，輕則也要蕩產傾家。若是當下評價官曉得了，將杜景山責罰幾板，也就是消了忿眼。偏那衙內懷揣著鬼胎，卻不敢打市上走，沒命的往僻巷裡躲了去。走得氣喘，只得立在房簷下歇一歇力。不曉得對門一個婦人蓬著頭，敞著胸，手內提了馬桶，將水蕩一蕩，朝著側邊潑下。那知道黑影內有一個人立著，剛剛潑在衙內衣服上。衙內叫了一聲：「噯喲！」婦人丟下馬桶，就往家裡飛跑。我道婦人家倒馬桶，也有個時節，為何侵晨爬起來就倒？只因小戶人家，又住在窄巷裡，恐怕黃昏時候街上有人走動，故此趁那五更天，巷內都關門閉戶，他便冠冠冕冕，好出來洗滌。也是衙內晦氣，潑了一身糞渣香。自家聞不得，也要掩著鼻子。心下又氣又惱，只得脫下那件外套來，露出裡面是金黃短夾襖。衙內恐怕有人看見，觀瞻不雅，就走出巷門。看那巷外卻是一帶空地，但聞馬嘶的聲氣。走得幾步，果見一匹馬拴在大樹底下，鞍轡都是備端正的，衙內便去解下韁繩。才跨上去，腳蹬還不曾踏穩，那馬如飛跑去了。又見草窩裡跳出一個漢子，喊道：「拿這偷馬賊！拿這偷馬賊！」隨後如飛的趕將來。衙內又不知這馬的韁口，要帶又帶不住，那馬又不打空地上走，竟轉一個大彎，衝到市上來。防守市上的官兵，見這騎馬漢子在叢裡放響頭，又見後面漢子追他是偷馬賊，一齊喊起來道：「捉拿奸細！嚇得那些做生意買賣的，也有擠落了鞋子，也有失落了銀包，也有不見了貨物，也有踏在深溝裡，也有跌在店門前，紛紛杳杳，儼有千軍萬民的光景。

評價官聽得有了奸細，忙披甲上馬，當頭迎著，卻認得是衙內。只見衙內頭髮披散了，滿面流的是汗，那臉色就如黃蠟一般。喜得馬也跑不動了。早有一個鬍鬚碧眼的漢子喝道：「快下馬來，俺安南國的馬，可是你這蠻子偷來騎得的麼？」那評價官止住道：「這是我們衙內，不要囉唆。」連忙叫人抱下馬來。那安南國的漢子把馬也牽去了。那官兵見是衙內，各各害怕道：「早是不曾傷著那裡哩！」評價官見市上無數人擁護在一團，來看衙內，只得差官兵趕散了。從容問道：「衙內出去，說也不說一聲，嚇得小官魂都沒了。分頭尋找，卻不知衙內在何處遊戲。為何衣帽都不見了？是甚麼緣故？」衙內隔了半晌，才說話道：「你莫管我閒事，快備馬送我回去。」評價官只得自家衙裡取了巾服，替衙內穿藏起來，還捏了兩把汗，恐怕安撫難為他。再三求告衙內，要他包含。衙內道：「不干你事，你莫要害怕。」眾人遂扶衙內上馬，進了轅門，後堂傳梆，道是：「衙內回來了。」夫人看見，便問

道：「我兒，外面光景好看麼？衙內全不答應，紅了眼眶，撲簌簌掉下淚來。夫人道：「兒為著何事？」忙把衣袖替他揩淚。衙內越發哭得高興。夫人仔細將衙內看一看，道：「你的衣帽那裡去了？怎麼換這個巾服？」衙內哭著說道：「兒往市上觀看，被一個店口的強漢，見兒帽上的明珠起了不良之念，便來搶去，又剝下兒的外套衣服。」夫人掩住他的口道：「不要提起罷，你爹原不肯放你出去，是我變嘴變臉的說了，他才依我。如今若曉得這事，可不連我也埋怨起來？正是：

不到江心，不肯收舵。

若無絕路，哪肯回兵？

話說安撫見公子回來，忙送他到館內讀書。不期次日眾官員都來候問衙內的安。安撫想道：「我的兒子又沒有大病，又不曾叫官醫進來用藥，他們怎麼問安？」忙傳中軍進來，叫他致意眾官員，回說衙內沒有大病，不消問候得。中軍傳著安撫之命，不一時又進來稟道：「眾官員說，曉得衙內原沒有病，因是衙內昨日跑馬著驚，特來問候的意思。」安撫氣惱道：「我的兒子才出衙門游得一次，眾官就曉得，想是他必定生事了。」遂叫中軍謝聲眾官員。他便走到夫人房裡來，發作道：「我原說在此現任，兒子外面去不得的。夫人偏是護短，卻任他生出事來，弄得眾官員都到衙門裡問安，成甚麼體統？」夫人道：「他玩不上半日，那裡生出甚麼事來？」安撫焦燥道：「你還要為他遮瞞。」夫人道：「可憐他小小年紀，又沒有氣力，從那裡生事起？是有個緣故，我恐怕相公著惱，不曾說得。」安撫道：「你便遮瞞不說，怎遮瞞得外邊耳目？」夫人道：「前日相公吩咐，說要兒子改換妝飾，我便取了相公的煙墩帽，上面釘了一顆明珠，把他帶上。不意撞著不良的人，欺心想著這明珠，連帽子都搶了去。就是這個緣故了。」安撫道：「豈有此理，難道沒人跟隨著他，任憑別人搶去？這裡面還有個隱情，連你也被兒子瞞過。」夫人道：「我又不曾到外面去，那裡曉得這些事情。相公叫他當面來一問，就知道詳細了，何苦埋怨老身。」說罷便走開了。

安撫便著丫環，向書館裡請出衙內來。衙內心中著驚，走到安撫面前，深深作一個揖。安撫問道：「你怎麼昨日出去跑馬鬧事？」衙內道：「是爹爹許我出去，又不是兒子自家私出去玩耍的。」安撫道：「你反說得乾淨！我許你出去散悶，那個許你出去招惹事非？」衙內道：「那個自家去招惹是非？別人搶我的帽子、衣服，孩兒倒不曾同他爭鬥，反迴避了他，難道還是孩兒的不是？」安撫道：「你好端端市上觀看，又有人跟隨著，那個大膽敢來搶你的？」衙內回答不出，早聽得房後夫人大罵起來，道：

「胡家後代，只得這一點骨血，便將就些也罷。別人家兒女還要大賭大嫖，敗壞家私。他又不是那種不學好的，就是出去玩耍，又不曾為非做歹，玷辱你做官的名聲。好休便休！只管嘮嘮叨叨，你要逼死他才住麼？」安撫聽得這一席話，連身子麻木了半邊，不住打寒噤，忙去賠小心道：「夫人，你不要氣壞了。你疼孩兒，難道我不疼孩兒？我恐孩兒在外面吃了虧，問一個來歷，好處治那搶帽子的人。」夫人道：「這才是。」叫著衙內道：「我兒，你若記得那搶帽子的人，就說出來，做爹的好替你出氣。」衙內道：

「我還記得那個人家燈籠籠上明明寫著『杜景山行』四個字。」夫人歡喜，忙走出來，撫著衙內背道：「好乖兒子，這樣聰明，字都認識得深了。此後再沒人敢來欺負你。」又指著安撫道：「你胡家門裡，我也不曾看見一個走得，會識字像他的哩！」安撫口中只管把「杜景山」三個字一路念著，踱了出來。又想道：「我如今遽然將杜景山拿來，痛打一陣，百姓便叫我報復私仇。這名色也不好聽。我有個道理了，平昔聞得行家盡是財主富戶，自到這裡做官，除了常例之外，再不曾取擾分文。不若借這個事端，難為他一難為。我又得了實惠，他又不致受苦，我兒子的私憤又償了。極妙！極妙！」即刻遂傳書吏寫一張大紅猩猩小姑絨的票子，拿硃筆寫道：「仰杜景山速辦三十丈交納，著領官價，如違拿究，即日繳。」那差官接了這個票子，可敢怠慢？急急到杜家行裡來。

杜景山定道是來取平常供應的東西，只等差官拿出票子來看了，才嚇得面如土色，舌頭伸了出來，半日還縮不進去。差官道：「你火速交納，不要遲誤，票上原說即日繳的，你可曾看見麼？」杜景山道：「爺們且進裡面坐了。」忙叫妻子治酒餚款待。差官道：「你有得交納，沒得交納，也該作速計較。」杜景山道：「爺請酒，待在下說出道理來。」差官道：「你怎麼講？」杜景山道：「爺曉得這猩猩絨是禁物，安南客人不敢私自拿來販賣。要一兩丈，或者還有人家藏著的，只怕人家也不肯拿出來。如今要三十丈，分明是個難題目了。莫講猩猩絨不容易有，就是急切要三十丈小姑絨也沒處去尋。平時安撫老爺取長取短，還分派眾行家身上，謂之眾輕易舉。況且還是眼面前的物件，就著一家支辦，辦量上也擔承得來。如今這個難題目，單看上了區區一個，便將我遍身上下的血割了也染不得這許多。在下通常計較，有些微薄禮，取來孝順，煩在安撫老爺面前回這樣一聲。若回得脫，便是我行家的造化，情願將百金奉酬。就順不脫。也要寬了限期，慢慢商量，少不得奉酬。就是這百金，若爺不放心，在下便先取出來，等爺袖了去何如？」差官想道：「回得脫，回不脫，只要我口內稟一聲，就是百金上腰，拚著去稟一稟，決不到生出事來。」便應承道：「這個使得，銀子也不消取出來。我一向曉得你做人是極忠厚老成的。你也要寫一張呈子，同著我去。濟與不濟，看你的造化了。」杜景山立刻寫了呈子，一齊到安撫衙門前來。

此時安撫還不曾退堂，差官跪上去稟道：「行家杜景山帶在老爺台下。」安撫道：「票子上的物件交納完全麼？」差官道：「杜景山也有個下情。」便將呈子遞上去。安撫看也不看，喝道：「差你去取猩猩絨，誰教你帶了行家來？你替他遞呈子，敢是得了他錢財？」忙丟下簽去，要捆打四十。杜景山著了急，顧不得性命，跪上去稟道：「行家磕老爺頭，老爺要責差官，不如責了小人。這與差官沒相干，況且老爺取猩猩絨，又給官價，難道小人藏在家裡，不肯承應？有這樣大膽的子民麼？只有這猩猩絨，久係禁物，老爺現大張著告示在外面，行家奉老爺法度，那個敢私買這禁物？」安撫見他說得有理，反討個沒趣，只得免了差官的打。倒心平氣和對杜景山道：「這不是我老爺自取，因朝廷不日差中貴來，取上京去。只得要預先備下。我老爺這邊寬你的限期，毋得別項推托。」忙叫庫吏，先取下三十兩銀子給與他。杜景山道：「這銀子小人決不敢領。」安撫怒道：「你不要銀子，明明說老爺白取你的了。可惡！可惡！」差官倒上去替他領了下來。杜景山見勢頭不好，曉得這件事萬難推諉，只得上去哀告道：「老爺寬小人三個月限，往安南國收買了，回來交納。」安撫便叫差官拿上票子去換，硃筆批道：「限三個月交納。如過限，拿家屬比較。」杜景山只得磕了頭，同著差官出來。正是：

不怕官來只怕管，上天入地隨他遣。

官若說差許重說，你若說差就打板。

話說杜景山回到家中，悶悶不樂，鳳姑捧飯與他吃，他也只做不見。鳳姑問道：「你為著甚麼這樣愁眉不開？」杜景山道：「說來也好笑，我不知那些兒得罪了胡安撫，要在我身上交納三十丈猩猩小姑絨。限我三個月，到安南去收買回來。你想眾行家安安穩穩在家裡趁銀子，偏我這等晦氣。天若保佑我，到安南去容易就收買了來，還扯一個直。若收買不來時，還要帶累你哩！」說罷不覺淚如雨下。鳳姑聽得，也慘然哭起。杜景山道：「撞著這個惡官分明是我前世的冤家了，只是我去之後，你在家小心謹慎，切不可立在店門前，惹人輕薄。你平昔原有志氣，不消我吩咐得。」鳳姑道：「但願得你早去早回，免得我在家盼望。至若家中的事體，只管放心。但不知你幾時動身？」好收拾下行李。」杜景山道：「他的限期緊迫，只明日便要起身。須收拾得千金去才好。還有好玉馬，你也替我放在拜匣裡，好湊禮物送安南客人的。」鳳姑道：「我替你將玉馬係在衣帶旁邊，時常看看，只當是奴家同行一般。」兩個這一夜淒淒切切，講說不了，少不得要被窩裡送行，愈加意親熱。總是杜景山自做親之後，一刻不離。這一次出門，就像千山萬水，要去一年兩載的光景，正是：

陽台今夜驚膠夢，邊草明朝雁斷愁。

話說杜景山別過鳳姑，取路到安南去，飢餐渴飲，曉行暮宿，不幾時望見安南國城池，心中歡喜不盡。進得城門，又驗了路引，搜一搜行囊，曉得是廣西客人，指引他道：「你往朵落館安歇，那裡盡是你們廣西客人。」杜景山遂一路問那館地，果然有一個大館，門前三個番字，卻一個字也不認得。進了館門，聽見裡面客人皆是廣西聲氣。走出一兩個來，通了名姓，真是同鄉遇同鄉，說在一堆，笑在一處。安下行李，就有個值館的通事官，引他在一間客房裡安歇。杜景山便與一個老成同鄉客商議買猩猩絨。那老成客叫做朱春輝，聽說要買猩猩絨，不覺駭然道：「杜客，你怎麼做這犯禁的生意？」杜景山道：「這不是在下要買，只因為

齋了安撫之命，不得不來。」隨即往行李內取出官票與朱春輝看。朱春輝看了道：「你這個差不是好差。當時為何不辭脫？」杜景山道：「在下當時也再三推辭，怎當安撫就是蠻牛，一毫不通人性的，索性倒不求他了。」朱春輝道：「我的熟經紀姓黎，他是黎季黎丞相之後，是個大姓。做老了經紀的。我和你他家去商量。」杜景山道：「怎又費老客這一片盛心？」朱春輝道：「盡在異鄉就是至親骨肉，說那裡話？」兩個出了朵落館，看那國中行走的，都是樵髻剪髮，全沒有中華體統。到得黎家店口，只見店內走出一個連腮卷毛白鬍子老者，見了朱客人，手也不拱，笑嘻嘻的說得不明不白，扯著朱客人往內裡便走。杜景山隨後跟進來，要和他施禮，那老兒居然立著不動。朱春輝道：「他們這國裡，是不拘禮數的。你坐著罷。這就是黎師長了。黎老兒又捐著杜景山問道：「這是那個？」朱春輝道：「我是敝鄉的杜客人。」黎老者道：「原來是遠客。待俺取出茶來。」只見那老者進去一會，手中捧著矮漆螺頂盤子，盤內盛著些果品。」杜景山不敢吃，朱春輝道：「這叫做香蓋，吃了滿口冰涼，幾日口中還是香的哩！」黎老者道：「俺們國中叫做庵羅果。因尊客身邊都帶著檳榔，不敢取奉，特將這果子當茶。」杜景山吃了幾個，果然香味不同。朱春輝道：「敝鄉杜景山到貴國來取猩猩絨。為初次到這邊，找不著地頭。煩師長指引一指引。」黎老者笑道：「怎麼這位客官要做這稀罕生意？你們中國，道是猩猩出在俺安南地方，不知俺安南要誘到一個猩猩，好煩難哩！杜景山聽得，早是嚇呆了，問道：「店官，怎麼煩難？」只見黎老者作色道：「這位客長官，好不中相與，口角這樣輕薄。」杜景山不解其意，朱春輝賠不是道：「老師長不須見怪，敝同鄉極長厚的，他不是輕薄，因不知貴國的稱呼。」黎老者道：「不知者不坐罪。罷了罷了！」杜景山才曉得自家失口叫了他「店官」。黎老者道：「你們不曉得那猩猩絨的形狀，他的面是人面，身子卻像豬，又有些像猿。出來必同三四個做伴。敝國這邊張那猩猩的叫做捕獮。這捕獮大有手段，他曉得猩猩的來路，就在黑蠻嶺口一路，設著濃酒，旁邊又張了高木屐，猩猩初見那酒，也不肯就飲，罵道：「奴輩設計張我，要害我性命。我輩偏不吃這酒，看他甚法兒奈何我？」遂相引而去。遲了一會，又來罵一陣。罵上幾遍，當不得在那酒邊走來走去，香味直鑽進鼻頭裡，口內嘔吐直流出來，對著同伴道：「我們略嚐一嚐酒的滋味，不要吃醉了。」大家齊來嘗酒。那知落了肚，喉嚨越發癢起來，任你有意，也拿把不定，順著口兒只管吃下去，吃得酩酊大醉，見了高木屐，各各歡喜，著在腳下，還一面罵道：「奴輩要害我，將酒灌醉我們。我們卻留量，不肯吃醉了。看他甚法兒奈何我？」眾捕獮見他醉醺醺，東倒西歪的，大笑道：「著手了！著手了！猛力上前一趕，那猩猩是醉後，且又著了木屐，走不上幾步，盡皆跌倒。眾捕獮上前擒住，卻不敢私自取血。報過國王，道是張著幾個猩猩了，眾捕獮才敢取血。那取血也不容易，跪在猩猩面前哀求道：「捕奴怎敢相犯？因奉國王之命，不得已要借重玉體上猩紅，求吩咐見惠多少。倘不肯，你又枉送性命，捕奴又白折辛苦。不如吩咐多惠數瓢，後來染成貨物，為你表揚名聲，我們還感激你大德，這便死得有名了。」那曉得猩猩也是極喜花盆，極好名的。遂開口許捕獮們幾瓢。取血之時，真一點不多，一點不少，倘遇著一個慳鬼猩猩，他便一滴也捨不得許人，後來果然一滴也取不出。這猩猩倒是言語相符，最有信行的。只是獻些與國王，獻些與丞相，以下便不能夠得。捕獮落下的，或染西氈，或染大絨，客人買下，往中國去換貨。近來因你廣西禁過，便沒有客人去賣，捕獮取了，也只是送與本國的官長人家。杜客長，你若收買，除非預先到捕獮人家去定了，這也要等得輪年經載，才收得起來。若性子急，便不能夠如命。」

杜景山聽到此處，渾身流出無數冷汗，歎口氣道：「窮性命要葬送在這安南國了。」黎老者道：「杜客長差了，你做這件生意不著，換了做別的有利息生意也沒人拉阻你，因何便要葬送性命？」朱春輝道：「老師長，你不曉得我這敝同鄉的苦惱！」黎老者道：「俺又不是他肚腸裡蛔蟲，那處曉和他苦惱？」杜景山還要央求他，只聽得外面一派的哨聲，金鼓旗號，動天震地。黎老者起身道：「俺要迎活佛去哩。」便走進裡面，雙手執著一枝燒了四、五尺長的沉香，恭恭敬敬，一直跑到街上。

杜景山道：「他們迎甚麼活佛？」朱春輝道：「我昨日聽得三佛齊國來了一個聖僧，國王要拜他做國師。今日想是迎他到宮裡去。」兩信便離了店口，劈面正撞著迎聖僧有鑿駕，只見前頭四面金剛旗，中間幾百黑臉蓬頭赤足的小鬼，抬著十數顆枯樹，樹梢上燒得半天通紅。杜景山問道：「這是甚麼故事？」朱春輝道：「是他們國裡的鄉風。你看那活鬼模樣的都是獠民，抬著的大樹，或是沉香、或是檀香。他都將豬油和松香熬起來，澆在樹上點著了，便叫敬佛。」杜景山道：「可知鼻頭邊又香又臭哩！我卻從不曾看見檀香、沉香，有這般大樹？」朱春輝道：「你看這起椎髻婦女，手內捧著珊瑚的，都是國內宦家大族的夫人、小姐。」杜景山道：「好大珊瑚，真寶貝了。我看這些蠻娘妝束雖奇怪，面孔還是本色。但夫人、小姐怎麼雜在男獠隊裡？」朱春輝道：「他國中從來是不知禮義的。」看到後邊，只見一乘龍輦，輦上是檀香雕成、四面嵌著珍珠寶石的玲瓏龕子。龕子內坐著一個聖僧，聖僧怎生打扮？只見：

身披著七寶袈裟，手執著九環錫杖。袈裟耀日，金光吸進海門霞；錫杖騰雲，法力卷開塵世霧。六根俱淨。露出心田；五蘊皆空，施展杯渡。佛國已曾通佛性，安南今又振南宗。

話說杜景山看罷了聖僧，同著朱春輝回到朵落館來，就垂頭要睡。朱春輝道：「事到這個地位，你不必著惱。急出些病痛來，在異鄉有那個照管你？快起來，鎖上房門，在我那邊去吃酒。」杜景山想一想，見說的有理，便支持爬起來，走過朱春輝那邊去。朱春輝便在罈子裡取起一壺酒，斟了一杯，奉與杜景山。杜景山道：「我從來怕吃冷酒，還去熱一熱。」朱春輝道：「這酒原不消熱，你吃了看，比不得我們廣西酒。他這酒是波蘿蜜的汁釀成的。」杜景山道：「甚麼叫做波蘿蜜？」朱春輝道：「你初到安南國，不曾吃過這一種美味。波蘿蜜大如西瓜，有軟刺。五六月裡才結熟。取他的汁來釀酒，其味香甜。可止渴病。若燙熱了，反不見他的好處。」杜景山吃下十數盅，覺得可口。朱春輝又取一壺來，吃完了，大家才別過了睡覺。

杜景山卻不曉得這酒和身分，貪飲了幾盅。睡到半夜，酒性發作，不覺頭暈噁心起來，吐了許多香水，才覺得平復。掀開帳了，擁著被窩坐一會。那桌上的燈還半明不滅，只見地下橫著雪白如煉的一條物件。杜景山打了一個寒噤道：「莫非白蛇麼？」揉一揉雙眼，探頭出去仔細一望，認得是自家盛銀子的搭包，驚起來道：「不好了，被賊偷去了。忙披衣下牀，拾起包來，只落得個空空如也。四上望一望，房門又是關的，周圍盡是高牆，想那賊從何處來？抬頭一看，上面又是仰塵板，跌腳道：「這賊想是會飛的麼？怎麼門不開，戶不動，將我的銀子盜了去。我便收買不出猩猩絨，留得銀子在，還好設法。如今空著兩隻拳頭，叫我那裡去運動？這番性命合葬送了。只是我拚著一死也罷，那安撫決不肯干休，少不得累及我那年幼的妻子出乖露醜了。」想到傷心處，嗚嗚咽咽哭個不住。

原來朱春輝就在他間壁，睡過一覺，忽聽得杜景山的哭聲，他恐怕杜景山尋死，急忙穿了衣服，走過來敲門，道：「杜兄為何事這般痛哭？」杜景山開門出來道：「小弟被盜，千金都失去，只是門戶依然閉著，不知賊從何來？」朱春輝道：「原來如此，不必心焦。包你明日賊來送還你的原物。」杜景山道：「老客說的話太懸虛了些，賊若明日送還我，今夜又何必苦來偷去？」朱春輝道：「這有個緣故，你不曉得。安南國的人雖不曉得禮義，卻從來沒有賊盜。總為地方富庶，他不屑做這個勾當。」杜景山道：「既然如此說，難道我的銀子不是本地人盜去的麼？」朱春輝道：「其實是本地人盜去的。」杜景山道：「我又有些不解了。」朱春輝道：「你聽我講來：小弟當初第一次在這裡做客，載了三千金的綢緞貨物來，也是夜靜更深，門不開，戶不動，綢緞貨物盡數失去。後來情急了，要稟知國王，反是值館的通事官來向我說道，他們這邊有一座泥駝山，山上有個神通師長。許多弟子學他的法術，他要試驗與眾弟子看。又要令中國人替他傳名。幾遇著初到的客人，他就弄這一個搬運的神通，恐嚇人一場，人若曉得了，去持香求告他，他便依舊將原物搬運還人。我第二日果然去求他。他道：你回去時綢緞貨物已到家矣！我那時還半疑半信，那曉得回來一開進房門，當真原物一件不少。你道好不作怪麼？」杜景山道：「作怪便作怪，那裡有這等強盜法師？」朱春輝道：「他的耳目長，你切莫毀笑他。」杜景山點一點頭，道：「我曉得，巴不能一時就天亮了，好到那泥駝山去。」正是：

玉漏聲殘夜，雞人報曉籌，
披衣名利客，都奔大刀頭。

杜景山等不得洗面漱口，問了地名，便走出館出。此時星殘月昏，路徑還不甚黑，迤邐行了一程，早望見了一座山。不知打那

裡上去，團團在山腳下，找得不耐煩，又沒個人可問路。看那山嘴上，有一塊油光水滑的石頭，他道：「我且在這裡睡一睡，待天亮時好去問路。」正曲臂作枕，伸了一個懶腰，恐怕露水落下來，忙把衣袖蓋了頭。

忽聞一陣腥風，刮得漸漸逼近，又聽得像有人立在跟前大笑，那一笑連山都振得響動。杜景山道：「這也作怪，待我且看一看。」只見星月之下，立著一個披髮的怪物，長臂黑身，開著血盆大的口，把面孔都遮住了，離著杜景山只有七八尺遠。杜景山嚇得魂落膽寒，肢體顫，兩三滾，滾下山去。又覺得那怪物像要趕來，他便不顧山下高低，在那沙石荊棘之中，沒命的亂跑。早被一條溪河隔斷。杜景山道：「我的性命則索休了。」又想到：「寧可死在水裡留得全屍，不要被這怪物吃了去。」撲通的跳在溪河裡，喜得水還淺，又有些溫暖氣兒。要渡過對岸，恐怕那岸上又撞著別的怪物。只得沿著岸，輕輕的在水裡走去。不上半里，聽得笑語喧嘩。杜景山道：「造化！造化！有人煙的所在了，且走上前要緊。」又走幾步，定睛一看，見成群的婦女，在溪河裡洗浴，還有岸上脫得赤條條才下水的。杜景山道：「這五更天，怎麼有婦女在溪河裡洗浴？分明是些花月的女妖。我杜景山怎麼這等命苦？才脫了閻王，又撞著小鬼。叫我也沒奈何了！」又想到：「撞著這些女妖，被他迷死了，也落得受用些兒。若是送與那怪物嘴裡，真無名無實，白白齷齪了身體。」倒放潑了膽子，著實用工窺望一番。正是：

洛女波中現，湘娥火上行。

楊妃初浴罷，不亂此輕盈。

你道這洗浴的，還是妖女不是妖女？原來安南國中不論男女，從七八歲上就去弄水。這個溪河，叫做浴蘭溪，四時水都是溫和的，不擇寒暑晝夜，只是好浴，他們性情再忍耐不住。比不得我們中國婦人，愛惜廉恥。要洗一個浴，將房門關得密不能風，還要差丫頭立在窗子下，惟恐有人窺看。我道婦人這些假惺惺的規模，只叫做妝幌子。就如我們吳越的婦女，終日遊山玩水，入寺拜曾，倚門立戶，看戲赴社，把一個花容粉面，任你千人看、萬人瞧，他還要批評男人的長短，談笑過路的美醜，再不曉得愛惜自家頭臉，若是被風颳起裙子，現出小腿來；抱娃子餵奶，露出胸脯來；上馬桶小解，掀出那話兒來，便百般遮遮掩掩，做盡醜態。不曉得頭臉與身體總是一般，既要愛惜身體，便該愛惜頭臉，既要遮藏身體，便該遮藏頭臉。古云說得好：「籬牢犬不入。」若外人不曾看見你的頭臉，怎就想著親切你的身體？便是杜景山受這些苦惱，擔這些驚險，也只是種禍在妻子憑著樓窗，被胡衙內看見，才生出這許多風波來。我勸大眾要清淨閨闈，須嚴禁妻女姊妹，不要出門是第一著。若果然喪盡廉恥，不顧頭面，倒索性像安南國，男女混雜，赤身露體，還有這個風俗。

我且說那杜景山，立在水中，肆意飽看，見那些婦女浮著水面上，映得那水光都像桃紅顏色。一時在水裡也有廝打的，也有調笑的，也有互相擦背的，也有摟成一團抱著，像男女交媾的，也有唱蠻歌兒的。洗完了，個個都精赤在岸上灑水，不用巾布揩拭的，那些腰音間短闊狹，高低肥瘦，黑白毛淨，種種妙處，被杜景山看得眼內盡爆出火來。恨不生兩隻長臂膊、長手，去撫摩揉弄一遍。那得看出了神，腳下踏的塊石頭踏滑了，翻身跌在水裡，把水面打一個大窟窿。眾蠻婦此時齊著完了衣服，聽得水聲，大家都跑到岸邊，道：「想是大魚跳的響，待我們脫了衣服，重下水去捉起來。」杜景山著了急，忙回道：「不是魚，是人。」眾婦人看一看道：「果然是一個人，聽他言語又是外路聲口。」一個老婦道：「是那裡來這怪聲的蠻子，窺著俺們，可叫他起來。」杜景山道：「我若不上岸去，就要下水來捉我。」只得走上岸跪著通誠，道：「在下是廣西客人，要到泥駝山訪神通師長，不期遇著怪物張大口要吃我，只得跑在這溪裡躲避，實在非有心窺看。」那些婦女笑道：「你這呆蠻子，往泥駝山去，想是走錯路，在枕石上遇著狒狒了。你受了驚嚇，隨著俺們來，與你些酒吃壓驚。」杜景山立起了身，自家看看上半載，好像雨淋雞；看看下半載，為方才跪在地上沾了許多沙土，像個灰裡猢猻。

走到一個大宅門，只見眾婦人都進去，叫杜景山也進來。杜景山看見大廳上排列著金瓜鉞斧，曉得不是平等人家，就在階下立著。只見那些婦女依舊走到廳上，一個婆子捧了衣服，要他脫下濕的來。杜景山為那玉馬在衣帶上，浸濕了線結，再解不開，只得用力去扯斷，提在手中。廳上一個帶耳環的孩子，慌忙跑下階來。劈手奪將去，就如拾著寶貝的一般歡喜。杜景山看見他奪去，臉都失了色，連濕衣服也不肯換，要討這玉馬。廳上的老婦人見他來討，對著垂環孩子說道：「你戲一戲，把與這客長罷。」那孩子道：「這馬兒，同俺家的馬兒一樣，俺要他成雙做對哩！竟笑嘻嘻跑到廳後去了。」杜景山喉急道：「這是我的渾家，這是我的活寶，怎不還我？」才婦人道：「你不消發急，且把乾袍子換了，待俺討來還你。」老婦人便進去。杜景山又見廚上一大桶瓢酒在面前。老婦人出來道：「你這客長，這何酒也不吃，乾衣服也不換麼？」杜景山骨都著一張嘴道：「我的活寶也去了，我的渾家也不見面了，還有甚心腸吃酒、換衣服？」老婦人從從容容在左手衣袖裡提出一個玉馬來，道：「這可是你的麼？」杜景山認一認道：「是我的。」老婦人又在右的衣袖裡提出一個玉馬來，道：「這可是你的麼？」杜景山認一認道：「是我的。」老婦人提著兩個玉馬在手裡，道：「這兩個都是你的麼？」杜景山再仔細認一認，急忙裡辨不出那一個是自家的。又見那垂環的孩子哭出來道：「怎麼把兩個都拿出來？若不一齊與俺，俺就去對國王說。」老婦人見他眼也哭腫了，忙把兩個玉馬遞在他手裡道：「你不要哭壞了。」那孩子依舊笑嘻嘻進廳後去。杜景山哭道：「沒有玉馬，我回家去怎麼見渾家的面？」老婦人道：「一個玉馬打甚麼緊？就哭下來。」杜景山又哭道：「看見了玉馬，就如見我的渾家，拆散了玉馬，就如拆散我的渾家，怎叫人不傷心？」老婦人那裡解會他心中的事，只管強逼道：「你賣與俺家罷了。」杜景山道：「我不賣，我不賣，要賣除非與我三十丈猩猩絨。」老婦人聽他說得糊塗，又問道：「你明講上來。」杜景山道：「要賣除非與我三十丈猩猩絨。」老婦人道：「俺只道你要甚麼世間難得的寶貝，要三十丈猩猩絨，也容易處，何不早說？」杜景山聽得許他三十丈猩猩絨，便眉花眼笑，就像死囚遇著恩赦的詔，彩樓底下繡球打著光頭，扛他做女婿的，也沒有這樣快活。正是：

有心求不至，無意反能來。

造物自前定，何用苦安排。

話說老婦人叫侍婢取出猩猩絨來，對杜景山道：「客長，你且收下，這絨有四十多丈，一並送了你，只是我有句話動問，你這玉馬是那裡得來的？」杜景山胡亂應道：「這是在下傳家之寶。」老婦人道：「客長你也不曉得來歷，待俺說與你聽。俺家是術術丞相，為權臣黎季犛所害，遺下這一個小孩兒，新國主登極，追念故舊老臣，就將小孩蔭襲。小孩兒進朝謝恩，國主見了異常珍愛，就賜這玉馬與人，叫他仔細珍藏，說是庫中活寶。當初曾有一對，將一個答了廣西安撫的回禮，單剩下一個。客長你還不曉得玉馬的奇怪哩。每到清晨，他身上就透濕的，像是一條龍駒，夜間有神人騎他。你原沒福分承受，還歸到俺家來做一對。俺們明日就要修表稱賀國主了。你若常到俺國裡來做生意，務必到俺家來探望一探望，你去罷。」

杜景山作謝了，就走出來。他只要有了這猩猩絨，不管甚麼活寶死寶，就是一千個去了，也不在心上。一步一步的問了路，到朵落館來。朱春輝接著問道：「你手裡拿的是猩猩絨，怎麼一時收買這許多？敢是神通師長還你銀子了？」杜景山道：「我並不曾見甚麼神通師長，遇著術術丞相家，要買我的寶貝玉馬，將猩猩絨交換了去。還是他多占些便宜。」朱春輝心訝道：「可是你常繫在身邊的玉馬麼？那不過是玉器鎮紙，怎算得寶貝？」杜景山道：「若不是寶貝，他那肯出猩猩絨與我交易？」朱春輝道：「恭喜！恭喜！也是你造化好。」

杜景山一面去開房門道：「造化便好，只是回家盤纏一毫沒有，怎麼處？」猛抬頭往房裡一看，只見搭包飽飽滿滿的掛在牀棧上，忙解開來，見銀子原封不動，謝了天地一番，又把猩猩絨將單被裹好。朱春輝聽得他在房裡詫異，趕來問道：「銀子來家了麼？」杜景山笑道：「我倒不知銀子是有腳的，果然回來了。」朱春輝道：「銀子若沒有腳，為何人若身邊沒得他，一步也行不動麼？」杜景山不覺大笑起來。朱春輝道：「吾兄既安南來一遭，何不順便置買貨物回去，也好趁些利息。」杜景山道：「我歸家心切，那裡耐煩坐下這邊收貨物？況在原不是為生意而來。」朱春輝道：「吾兄既不耐煩坐等，小弟倒收過千金的香料，你先交易去

何如？」杜景山道：「既承盛意，肯與在下交易，是極好的了。只是吾兄任勞，小弟任逸，心上過去。」朱春輝道：「小弟原是來做生意，便多住幾月也不妨。吾兄官事在身，怎麼並論得？」兩個當下便估了物價，兌足銀兩，杜景山只拿出夠用的盤費來。別過朱春輝，又謝了值館通事。裝載貨物，不消幾日，已到家下。還不滿兩個月。

鳳姑見丈夫回家，喜動顏色，如十餘載不曾相見，忽然跑家來的模樣。只是杜景山不用同鳳姑敘衷腸、話離別，先立在門前，看那些腳夫挑進香料來，逐擔查過數目，打發腳錢了畢，才進房門。只見鳳姑預備下酒飯，同丈夫對面兒坐地。杜景山吃完了，道：「娘子，你將那猩猩絨留上十丈，待我且拿去交納也，也好放下這片心腸，回來和你一堆兒說話。」鳳姑便量了尺寸，剪下十丈來，藏在皮箱裡。杜景山取那三十丈，一直到安撫衙門前，尋著那原舊差官。差官道：「恭喜回來得早，連日本官為衙內病重，不曾坐堂。你在這衙門前各候一候，我傳進猩猩絨去，繳了票子出來。」杜景山候到將夜，見差官出來道：「你真是天大福分，不知老翁為何切骨恨你，見了猩猩絨，冷笑一笑道：『是便宜了那個狗頭。』就拿出一封銀子來，說是給與你的官價。」杜景山道：「我安南回來，沒有土儀相送，這權當土儀罷。」差官道：「我曉得你這件官差，賠過千金，不帶累我吃苦，就是萬幸。怎敢當這盛意？」假推了一會，也就收下。

杜景山扯著差官到酒店裡去，差官道：「借花獻佛，少不得是我做東。」坐下，杜景山問道：「你方才消票子，安撫怎說便宜了我，難道還有甚事放我不過麼？」差官道：「本官因家務事，心上不快活，想是隨口的話，未必有成見。」杜景山道：「家務事斷不得，還在此做官。」差官道：「你聽我說出來，還要笑倒人哩！」杜景山道：「內衙的事體，外人那得知道？」差官道：「可知好事不出門，惡事傳千里。我們本官的衙內，看上夫人房中兩個丫環，要去偷香竊玉。你想，偷情的事，須要兩下講得明白，約定日期，才好下手。衙內卻不探個營寨虛實，也不問裡面可有內應，單槍獨馬，悄悄躲在夫人牀腳下安營。到夜靜更深，竟摸到丫環被窩裡去，被丫環喊起『有賊！』衙內怕夫人曉得，忙收兵轉來，要開房門出去。那知才開得門，外面婆娘、丫頭齊來捉賊，執著門門、棍棒，照衙內身上亂打。衙內忍著疼痛，不敢聲喚。及至取燈來看，才曉得是衙內。已是打得頭破血流，渾身青腫。這一陣比割鬚棄袍還敗得該事哩。夫人後來知道打的不是賊，是衙內，心中懊恨不過，就拿那兩個丫環出氣，活活將他皆吊起來打死了。衙內如今閉上眼去，便見那丫環來索命。服藥禱神，病再不脫。想是這一員小將，不久要陣亡了。」

杜景山聽說衙內這個行徑，想起那樓上拋玉馬的必定是他了。況安南國術術丞相的夫人，曾說他國王將一個玉馬送與廣西安撫。想那安撫逼取猩猩絨，分明是為兒子報仇，卻不曾破我一毫家產。不過拿他玉馬，換一換物，倒總成我做一場生意，還落一顆明珠到手哩！回家把這些話都對鳳姑說明，鳳姑才曉得斷緣故，後來再也不上那樓去。

杜景山因買著得料，得了時價，倒成就一個富家。可見婦女再也不可出閨門。招是惹非，俱由於被外人窺見姿色，致起邪心。「容是誨淫之端。」此語直可以為鑒。